



棚屋

The Shack

〔加拿大〕威廉·扬 著 朱子仪 译



你是否愿意深入记忆中最黑暗痛苦之处，寻找真正的爱与救赎？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I711.45
Y126



棚屋

The Shack

〔加拿大〕威廉·扬 著 朱子仪 译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棚屋/[加拿大]扬著;朱子仪译.-北京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2010.9

ISBN 978-7-5302-1021-5

I.①棚… II.①扬…②朱… III.①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30260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

图字:01-2009-7350

THE SHACK

Copyright © 2007 by William P. Young.

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indblown Media, Inc.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棚屋

PENGWU

[加拿大]威廉·扬 著

朱子仪 译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100120

网 址:www.bph.com.cn

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

*

890 × 1270 32 开本 9.5 印张 180 千字

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 4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02-1021-5/I · 993

定价:25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:010-58572393

这个故事写给我的孩子：

查德，温和的思想家

尼古拉斯，温柔的探险家

安德鲁，仁慈的情感师

艾米，快乐的善解者

亚力山德拉，闪闪发光的力量

马修，未来的奇迹

首先献给：

我心爱的金，谢谢你拯救了我的生命

还要献给：

“……我们这些跌跌撞撞、相信世界有爱的人。

站起来，让爱发光。”

目 录

前 言 /1

第一章 殊途同归 /9

第二章 天色渐黑 /21

第三章 引爆点 /33

第四章 巨恸 /45

第五章 谁要来吃晚餐 /71

第六章 烤制一个 π /95

第七章 码头上的上帝 /113

第八章 诱人的早餐 /127

第九章 很久以前，遥远的地方有个花园 /143



第十章	涉水而行 /157
第十一章	大法官 /171
第十二章	怪兽腹中 /193
第十三章	打开心扉 /209
第十四章	上帝是动词 /223
第十五章	狂欢 /241
第十六章	梅西回家 /251
第十七章	心的抉择 /267
第十八章	余波荡漾 /277
后 话	/287
译后记	/290



前 言

当某人宣称自己与上帝共度了整个周末，而且是在一间棚屋之中，谁会相信呢？然而这就是《棚屋》的故事。

从去田里帮邻居捆干草喂两头奶牛算起，我和麦克相识已经二十多个年头了。那会儿，我和他就像当下孩子们所说的，总“厮混在一起”，同喝一杯咖啡，或者我来一杯热腾腾的印度拉茶加豆奶。我们俩谈话时感到由衷的快乐，笑声不断，偶尔也会感动得掉下一两滴眼泪。坦率地说——要是你懂我的意思——我们越老越喜欢混在一块儿。

他全名叫麦肯齐·艾伦·菲利普斯，大多数人都叫他艾伦。这是他们家族的传统：男人最前面的名都一样，通常人们称呼中间的名。这大概是为了避免有装腔作势之嫌的“一世、二世、三世”或“老麦肯齐、小麦肯齐”等称呼。对于自称朋友来套近乎的电话推销员，这个法子倒很有效。所以他与祖父、父亲以及长子一样，拥有指定的名字“麦肯齐”。关系普通的人都这么称呼他，唯

有他的妻子南，以及一些极亲近的朋友才叫他“麦克”。不过我也曾听见个别素不相识的人对他嚷嚷：“哎，麦克，你是怎么开车的？”

麦克出生于中西部某处的一个农家。在这个爱尔兰裔的美国家庭里，少不了生老茧的手和严格的规矩。他那身为教会长老、过于苛刻的父亲，尽管看上去很虔诚，背地里却是个酒鬼。他总能找到各种理由喝酒，比如天老不下雨，或者雨又来得太早等等，其实下不下雨他都是如此。麦克极少谈到父亲，但一旦提及，他的脸上就如退潮一般没了表情，只剩下阴沉、呆滞的目光。从麦克对我说的几件事来看，他老爸不是那种喝醉之后便乐陶陶入睡的酒鬼，而是打了妻子再恳请上帝宽恕的狠毒卑鄙的小人。

十三岁时，在一次青少年信仰复兴活动中，麦肯齐万般无奈下向一位教会领袖敞开自己的内心，忆起了有关父亲的一切。受这一时刻坚定信仰的激发，麦克流着泪忏悔说，他不止一次目睹喝醉的父亲失去理智般毒打妈妈，自己却一直袖手旁观，没去帮一帮她。令麦克想不到的是，听他忏悔的人与父亲是同事，两人在一起主持教堂仪式。回家的时候，父亲正站在房子的前门廊上等他，妈妈和姐妹显然都不在家。他后来听说，她们被送到梅阿姨家去了，为的是方便父亲自由地就尊严问题给胆敢背叛的儿子一次教训。差不多整整两天，他一直被捆在屋后的大橡树上。父亲每次从醉中醒来，放下酒瓶，都会一边念《圣经》，一边挥舞腰带抽他。

两个星期后，等到终于能抬脚走路，麦克就从床上起来，离家出走了。不过在离开之前，他将老鼠药放入了农场里能找到的所

有酒瓶，然后从户外厕所附近挖出一只满是泥土味儿的小锡盒，里面有一张全家福，照片里大家都眯着眼睛，仿佛在迎着太阳，父亲则远远站在一边；一张一九五〇年路克·伊斯特^①的新秀卡；一个装过约一盎司“玛姬”香水的小瓶，他妈妈只搽过这种香水；一卷线和两根针；一架银色的美国空军F-86喷气式模型小飞机；此外，还有他所有积蓄，共十五元十三分。他蹑手蹑脚回到房子，在妈妈的枕头底下塞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的是：“希望有一天您能原谅我。”父亲刚大醉一场，此时正鼾声如雷。他发誓永不回头。他也确实做到了——在相当漫长的岁月里再也没有回来过。

十三岁的孩子并未长大成人，可麦克别无选择，他很快就适应了。他很少谈那之后许多年的经历。那么多年他都在国外漂泊，满世界打工赚钱，然后把攒下的寄给外公外婆，由他们交到妈妈手里。

我想，在远方的某个国家，他曾拿起枪卷入了某种可怕的冲突，因为从我认识他起，就发现他出于某种隐秘的情绪强烈地痛恨战争。不管发生过什么，到了二十出头的年龄，他终于进了澳大利亚一所神学院。学得满腹神学和哲学之后，他回到美国，与妈妈和姐妹团聚、和解。随后他搬到了俄勒冈州，在那里认识了南尼特·A·萨缪尔森，并娶她为妻。

如今满世界都是夸夸其谈的人，只有麦克勤于思考，注重实干。除非你直截了当地问他（大多数人不会这么干），他才多说几句。然而，当他开口说话的时候，你会心生疑惑：这人是不是个

^①路克·伊斯特（1915—1979），美国职业棒球手。

外星人？因为他对人类的观念和经验总有与众不同的认识。

事情的关键在于，他在这个世界上总能引起不快，因为大多数更愿意听自己乐意听的话，尽管那并没有什么意义。假如他最大限度地隐瞒自己的想法，那么认识他的人都会非常喜欢他。当他发表看法时，人们也不是不再喜欢他，只是很难再自以为是。

有一次，麦克对我说，他年轻时比现在更喜欢畅所欲言。但他承认，那类谈话大多是不掩盖自己的伤口，最终将痛苦发泄到周围人身上了事。他说，他曾靠指出他人的过失并报以羞辱来维持自己虚假的强势，以获得支配他人的快乐。这可不怎么招人喜欢。

这样的麦克，就是我一直以来了解的那个人。除了真正理解他的，其他人都觉得他相当普通，并无特别之处。如今，他快满五十六岁了，外表毫不起眼，是个微胖、秃顶的白人小矮个儿。这样的男人如过江之鲫，在人群中，你可能都注意不到他。在地铁站，他若坐在你旁边打瞌睡，你甚至会感到不快。而他每周都要乘地铁进一回城，去参加销售会议。他在山猫路的家中设了个小办公室，大部分工作都在那里完成。其实就是出售高科技产品和一些我根本搞不懂的小机械——科技这玩意儿使一切都加快了速度，就仿佛生命转得还不够快似的。

除非你碰巧偷听到他正与某位专家的对话，不然你绝对想不到他有多聪明。我就曾遇到这样的场合，感觉他的话突然间简直不像英语，我拼命想听懂，但各种概念像珠宝一样滚滚涌出。他能用智慧的语言谈论任何事情，你能感觉到他有坚定的信念，但谈论的方式却十分温和。他并不想要改变你的信仰。

他最爱谈关于上帝和创世的话题，以及人们为何坚守自己的信仰。这种时候，他会双眼放光，嘴角含笑，如孩子一般，疲惫瞬间一扫而光，变得活力非凡，几乎无法抑制自己。但他并不那么虔诚。他对宗教似乎爱恨交织，也许他怀疑上帝也是忧郁、疏远和冷淡的。略带嘲讽的言语有时从他矜持的唇间溢出，有如从井深处飞出的一支支毒箭。尽管有的礼拜日我们会同时出现在圣经教堂（我们喜欢称之为“第五十五施洗者圣约翰自主会众”）的席位和讲坛，但他在那里并不怎么舒坦。

麦克和南结婚已有三十三个年头，几乎天天沉浸在幸福之中。他说，她拯救了他并付出了昂贵的代价。说起来有点不可思议，尽管我感觉以前他曾无情地伤害过她，但不知怎的，她似乎比以往更爱他了。我想，这是因为我们所受的伤大都会在相处中愈合，而我也知道，神的恩典仅从表面不大容易看得出来。

不管怎么说，麦克的婚姻生活一帆风顺。在家里，南是把瓷砖牢牢黏于一处的灰浆。尽管麦克在阴影重重的世界里挣扎，但南的世界通常黑白分明。南生来通情达理，她甚至不把这叫作天赋。料理家务让她无法去追求做医生的梦想，但护士工作却也做得非常出色。她选择为晚期肿瘤病人服务，因而广受赞誉。麦克与上帝的关系宽广，而南是深厚的。

这对奇特的伉俪育有五个相貌出众的儿女。麦克喜欢说孩子漂亮的外貌都是从他那里攫走的，“因为南美貌依旧”。三个男孩中的两个已离开家：新婚不久的乔在当地一家公司做销售，刚刚大学毕业的泰勒离开了学校，准备攻读硕士学位。乔舒和女儿凯瑟琳（凯特）还待在家里，在当地社区学院上学。还有一个特别

小的女儿——梅莉莎，我们都喜欢叫她“梅西”。她的情况……哦，往下看你就会明白。

我该怎么说呢，反正这几年日子过得很不寻常。麦克变了样，如今他与以往大相径庭。我始终觉得他是个非常温和亲切的人，可自从三年前住院回来，他变得……嗯，甚至比以往更加友善了。他变成了那种异常罕见的人——能够让自己的内心自由自在。我和他在一起也十分自在。每当离去时，我都感觉刚刚进行了一场受益一生的谈话，即便通常情况下都像是我一个人自言自语。他怀着对上帝的敬意，与上帝的关系不再只是宽广，而是逐渐变得深入。但这种深入也使他付出了很大代价。

这和七年前大不相同。当时在“巨恸”袭击下，他几乎要完全停止和人交谈。也就在那时，我们心照不宣，差不多两年没在一起“厮混”。我只是偶尔在本地的食品杂货店见到他，更间或是在教堂碰到。我们只是礼节性地拥抱一下，不会多说什么。他甚至不愿与我对视，也许他怕交谈会撕开内心的伤疤。

一次严重的……事故之后，一切都变了。这里不再赘述，到时我们会一一告诉大家。总之，最近几年他似乎找回了自己的生活，他已卸下了“巨恸”这个包袱。三年前发生的事情彻底改变了他的生命之歌，而我也急不可耐地想给你奏响这支曲子。

尽管麦克的言语交流足够顺畅，但他对自己的写作技能不够放心——他知道我非常热衷此道，因而问我是否愿意为他代笔捉刀，“为孩子们和南”写下他的故事。他想借助文字表达对他们的挚爱，同时也帮助他们理解他内心世界里发生的一切。你知道，在那里，唯有你自己存在——假如你信上帝，也许还有上帝。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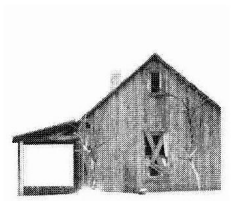
然即便你不信上帝，上帝也可能在那里。就像他的奇遇，“至高无上的干预者”往往不招自来。

你将要读到的文字，是麦克和我苦心经营好几个月的心血。这些内容有一点，嗯……不，有很多神奇的地方。某些部分是否属实，我不作判断，只想说，也许有些东西无法得到科学证明，然而它们千真万确。我要诚恳地告诉你，他的故事深深地影响了我，这种深度前所未有、闻所未闻！真的，我极其希望麦克告诉我的一切都确凿无疑。大多数时候我站在他一边，但其余的日子——当眼前这个由混凝土和电脑组成的世界好像才是“真实”世界时，我顿时没了主见，陷入了疑惑。

最后还有两点免责声明。麦克想要你知道，假如你碰巧读到这个故事，感觉不怎么喜欢，那么用他的话说：“抱歉……这个故事不是为你而写的。”但，也许它就是为你而写。你将要读到的是麦克尽力回忆的往事。这是他的故事，不是我的，所以当我偶尔露面时，都从麦克的角度，以第三人称提及。

回忆有时会耍花招，特别是跟意外事故联系在一起的时候，尽管我们齐心追求准确，但书中若出现某些事实错误以及记忆失实之处，我不会特别惊讶。这类情况的出现并非有意。我向你保证，记录在此的对话和事件都同麦克记忆中的一样真实，所以请不要对他太过苛求。你即将看到，说出这些事情并不轻松。

威利



第一章 殊途同归

我听见一位智者说，生命的中途有两条岔路。
我选择人迹罕至的那一条，从此每日每夜都不
雷同与虚度。

——拉里·诺曼^①《向罗伯特·弗罗斯特致歉》

^①拉里·诺曼（1947－2008），美国音乐家、歌手，是虔诚的基督徒。

异常干燥的隆冬过后，三月时节急雨骤降。随后一股冷空气自加拿大袭来，呼啸着从东边的俄勒冈卷入峡谷，以一阵旋风巩固了阵地。虽说春天近在咫尺，但冬神并不打算轻易放弃好不容易重获的统治权。喀斯喀特山新近铺上了一层皑皑白雪，雨水撞在冰冷的地面上结了冰。麦克有充分的理由捧一本书舒适地蜷在屋子里，偎在噼啪作响的炉火边，暖洋洋地喝上一杯热苹果酒。

但他没有这么做，上午更多的时光他都在与城里的电脑联网办公。他穿着睡裤和T恤，舒舒服服地坐在家中的办公室里，往东海岸打了几个销售电话。他时不时停下来，倾听水晶般的雨滴落在窗户上的叮咚声。窗外，冰层正在缓慢却沉稳地积聚，一步步覆盖万物。被冰冻三尺的天气困在家中虽然很无奈，他却对此乐不可支。

暴风雪阻碍了日常工作，麦克心中颇有快意。雨雪顿时让他摆脱了期待和职责，把他从预约和日程表的暴政中解救出来。这

不像某个人患了病，而是一种群体体验，你简直都能听到发自附近城市和周围乡村的一致叹息。于是，在这些地方，大自然摇身一晃，给在其领地里玩命干活的疲惫众人喘息的时光。凡受到这种天气影响的人都找到了一致的借口，内心突然间有了一丝莫名的轻松。无需守旧赴约，甚至无需为此表示歉意。大家都理解并分享这正当理由，工作压力的突然缓解令人心生欢愉。

暴风雪妨碍了生意却也是事实。除了少数几家公司额外获益，大多数公司会受损失——这意味着无生意可做时，有些人就无快乐可言。不过他们不能为产量的减少或不能去办公室干活而埋怨任何人。即便只是一天两天，即便只是因为那些小小水滴落地成冰，每个人也在某种程度上感觉成了自己世界的主人。

连日常行为也变得不同寻常。常规的行事成了冒险，做事的时候要保持高度的警惕。傍晚时分，麦克套上暖和的衣服走到户外，为了去百码开外的邮箱处，不得不和漫长的汽车道搏斗一场。路面上的冰确有魔力，竟将平日里的举手之劳变成了对这天气死敌的突然袭击：他要挥舞拳头抗议残忍的自然力量，他要挑衅地仰天而笑。其实没人会注意或理会他怎么做，想到这个他不禁暗自发笑。

他小心翼翼顺着稍有起伏的汽车道向前走去，霰粒刺疼了脸颊和双手，他估计自己的样子很像喝醉的水手正朝着下一个常去的酒馆挪步。面对冰暴的威力时，没人能以高昂自信的姿态大步向前，狂暴的风会把人一顿痛殴。麦克两度滑倒，双膝着地，才终于像与朋友久别重逢一样拥抱了邮箱。

他停下来，欣赏笼罩于水晶中的世界之美。万物晶光闪烁，